舟曲和我的舟曲朋友

习 习

去年九月底,我去了趟甘肃舟曲,那边有我的好友包红霞。红霞在舟曲气象局工作,她热爱写作,刚出了一本厚厚的散文集《走进甘南》。书里的文字质朴动情。红霞自小在甘南长大,她写甘南的风物、写甘南的生活,还有童年的记忆,泛着浓郁的甘南气息。人如其文,红霞很重感情,待人诚恳朴实。她还在工作之余,受县文化局委托,主编一本文学刊物,名字就叫《舟曲》。

我很喜欢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风土人情,多次到过玛曲、碌曲等地。去年,是第一次去舟曲。舟曲距兰州五百多公里,路程不算长,但过了高速,路况越来越不好,"5·12"地震破坏了很多路段,特别是接近舟曲的路途,更加狭窄颠簸。长途车走了八个多小时才到舟曲县城。一进县城,舟曲特殊的地理面貌立刻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县城坐落于峡谷之间,湍急的白龙江穿城而过。南北高山险峻,县城被堵夹在瘦窄的河谷带。山与城的落差很大,平均有三千多米。县城里有一条东西向的街道,不长,但商铺林立,人来人往,很是繁华。河风穿过凉亭长廊,人们悠闲地在白龙江边嬉戏、散步。人流里有穿着很有特色的藏羌兄妹们。

正是丰收季节,公路沿侧的柿子树上挂满大大的柿子。核桃、苹果、花椒,各样果实都已成熟。和红霞一起去拉尕山,山间清泉淙淙,到了山顶,四周奇峰耸立、白雾弥漫,仙境一样。后来又去了山里的一个藏寨,名叫狼岔村,家家户户的晒粮架上、屋檐上挂满金色的玉米。寨子高处,有一个很老的土地庙,在院里和身着华丽藏袍的姑娘们合影,俨然在一片花丛中。天下起了毛毛细雨,错落在山间的寨子氤氲在细雨里,温润安静。傍晚,在红霞的

朋友严文涛家吃饭。严文涛是一位酷爱写作的残疾人朋友,他们一家非常热情,新烙的饼子蘸了香甜的花蜜吃,还吃到了滋味独特的荞面搅团。新鲜的土豆、玉米、核桃都上了桌,严文涛摇着轮椅,又拿来香气扑鼻的自酿的青稞酒。我后来写了这段文字:

白龙江穿过的舟曲,温润秀美,植物丰茂,花儿很多,蜜也多。正是深秋,农家院里高高的木架上晾着一大排一大排金黄的玉米,土豆刚从泥里挖出,院角堆放着才采摘来的核桃。到处都是果实。蜜也有了好收成,堂屋正门前的大方桌上,摆着一个很大的玻璃瓶,里面是满满的蜜,蜜里还泡着一大块蜂房。瓶就在桌子靠墙的正中间,实实在在的一大瓶甜蜜,一进门,一眼就看得见。瓶,粗腰肥身、纤尘不染。

舟曲人爱喝酒,自家酿的青稞酒。青稞酒气味醇香,一开酒桶盖儿,香味扑鼻。那天,屋外正落着雨,庄子里几声狗吠此起彼伏,屋里暖暖的,似乎正是喝酒的好时辰。主人突然问,要喝蜜酒吗?什么是蜜酒呢?就是在青稞酒里加了蜜,再发酵过的。蜜酒更香,而且甜。但说蜜酒是极迷惑人的,因为香甜,一不小心就喝多了,喝多了蜜酒,腿先软了,走起来腿就会像麻花一样扭着。幸福的麻花腿啊。

——这是舟曲农人丰收之后享受的甜蜜。

与以游牧业为主的甘南玛曲和碌曲不同,接近四川的舟曲山大沟深,百姓以农耕为主。艳丽的藏族女人的服饰亦少了些粗犷,多了些精致和秀丽。

在舟曲的三天,几乎天天见雨。第三天,来去一百多里路,和红霞去了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里也是一条沟谷地,沟谷里绿树繁花,云在山头堆叠,遍地雪白的野棉花快裂开棉铃绽出棉花了。红霞兴奋地在沟边的草丛里捡荬子——一种金黄的小野果,多汁甘甜,她在我手心写"荬"这个字,她说家乡人都叫这种小果子荬子,没人知道怎么写,是她给它的命名。她说,小时候她用狗尾巴草串起几串荬子,拿回家给不能进山的爷爷奶奶吃。红霞很爱说童年,她的童年离不开甘南这片土地。她热爱甘南的一草一木。先时,她在玛曲工作,一次,她决心沿黄河上行,徒步走一遍黄河第一湾,有一天走累了,就在河边的石头上睡着了,一醒来,好几只苍鹰就站在她的身边,她说吓得我啊,头发根儿都立起来了。那天同去森林公园的还有红霞的文友,帅气高大的藏族小伙儿高次让,高次让领我们往密林里走,捡了很多野蘑菇。回县城的路上,下起急雨,雷鸣闪电。路就是白龙江岸边的一道小路,一边紧靠嵯峨高耸的石山,"5·12"地震后道路正在整修,山上不时落下碎石,真是惊心。红霞和高次让倒是安稳。高次让指着北岸一座大山说,他工作的小学就在山上。透过雨水,能看到通到山顶的细细弯弯的小路。车在大雨中回到县城,高次让漂亮的女友在路上等他,她在县城街边开了一家小美容店。

舟曲还盛产花椒,离开舟曲那天,红霞送我一包。我喜欢花椒的香味,长途车上,抱在怀里,两只手竟然被麻木了。电话里告诉红霞,她咯咯咯地笑。红霞性情开朗单纯,笑起来像孩子一样。每次在电话听她笑,我也开心。十一月间,红霞托人给我带来一纸箱沉沉的柿子。记起红霞讲的,舟曲土著把刚摘下的柿子,用酒渍过,淹在坛子里,这样,柿子不易坏,而且除掉了涩味。把柿子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桌子上,一眼睛金黄、满屋生辉。咬开一个,盈润甜蜜,里面还和着红霞的温情。

今年七月下旬,我去甘南玛曲采访,红霞一路发短信问候。八月五日,红霞给我短信,说,她和爱人暂时在办公室住,很窄小,饭都很难做,天热,很晚才能睡觉,挤在小小的床上,日子从没这么美过。八月六日晚快十点,红霞短信说舟曲正下雨,她还说,再过一个月,"5·12"地震的灾后重建就将结束,我们的生活状况很快就会改变。

可是,八月七日清晨,我就在新闻里看到舟曲在深夜发生了特大山洪。泥石流从高山上滚下县城,冲进白龙江,形成堰塞湖,淹了半个城,真叫人揪心。时时盯着新闻看,那个我走过不久的大桥深陷汪洋,那条不长的小街完全泡在水中,临街的房屋基本被淹没和毁坏,滨河路已荡然无存,看不到凉亭的些许影子。联系不到红霞,也没留下高次让的电话,很是焦急牵挂。好在第三天终于拨通了红霞的手机,当听到"嘟—嘟—嘟"的声音时,心里已百感交集,等红霞的声音从舟曲传来,恍若隔世,真想在电话里紧紧拥抱她。她说很忙很忙,家里人都好,来不及多说,就挂了电话。不过,至今还不知大山上的高次让、他在县城街边开美容店的女友,还有轮椅上爱写诗的严文涛一家怎样。我忽地想起,严文涛家隔壁是一所小学,他家屋门口挂着一张小黑板,上面写着两行粉笔字:热爱劳动,讲究卫生。他说,小黑板上的文字,他每周要更换一次。那所小学还好吗?

县城几乎被无情的泥石流毁了。在电视上,俯瞰舟曲县城,一片汪洋、一片破碎。现在,已有一千多人遇难,我可以想象这个小城沉浸在如何的悲伤之中。滚滚白龙江给舟曲人带去富足,也带去巨大的灾难,而"舟曲"的藏语意思正是"白龙江",这个被誉为"藏乡江南、泉城舟曲"的美丽之地,如今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舟曲人同舟共济,全国人民同舟共济,舟曲一点儿不孤单,天南海北的父老乡亲们都期盼着舟曲尽快度过难关。

——红霞一定知道我在电话里来不及说的这些。

真情一刻

京戏演唱当远离电声

李光羲

中直文艺单位剧目展演伊始,我看了两场京戏:《满江红》和《柳荫记》,非常兴奋,祝贺他们的成功之外,再谈谈个人感受和建议。

本人自幼爱看京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戏鼎盛时期培养出来的戏迷。十六岁就曾和同学在校庆会上彩唱了《打龙袍》,平时联欢,《钓金龟》是自己的保留曲目。由于声音像李多奎,不少朋友曾建议我下海,入梨园界,加之表哥李宗义的成功,对我影响不小。

回忆过去,除了梅大师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登台,使我不得亲聆之外,有幸亲眼亲耳欣赏过近代所有的京戏名家的演出。

一九四六年入基督教会唱诗班,一头扎进西洋音乐和美声之中,成了新的"迷症",后考入中央歌剧院。一九五六年首演了新中国引入的第一部古典歌剧《茶花女》,后来又演出了《货郎与小姐》、《叶甫根尼·奥涅金》等欧洲歌剧名著。

"文革"初期又重操旧爱,演出了《红灯记》和《沙家浜》,分别饰演李玉和和郭建光。中国京剧院的辅导老师们曾提出:"你怎么会唱出戏味儿的?声乐界学唱京戏都是歌味儿的。"因为大家不了解我的根儿在京戏。

七十多年过去了,再看京戏。目不转睛,全身心被陶醉。以京戏唱腔为代表的中国声乐艺术堪称世上无与伦比的。三十年代响誉世界的两位俄罗斯文化名人之一——男低音歌剧大师夏里亚平,访问中国时听了金少山的演唱之后,表示"他掌握了最好的共鸣"。拿《满江红》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歌剧演员能比得上于魁智在剧中所演唱那么多的选段。再数数他运用了多少高腔和高音,直到最后还能嘎调,声音不倒。

虽唱法不同,但同样是人声,饱满圆润的超 High C 高音,令观众叫好不停,那种震撼也是绝无仅有的。

再说文武场,世界上有哪种伴奏乐队能像京戏乐队演奏出所有的场景、气氛、情感之起伏、悲欢离合之变化?仅一位打鼓佬,率领六七位乐手,就描绘了从生活走向艺术的魔幻般的全部过程。

再说西洋歌剧,到了十九世纪,堪称炉火纯青了,出现了罗西尼、威尔地、普契尼、比才等歌剧大师,创作出永恒的经典,面对全世界的观众,一部歌剧演上一二百年,上座率居高不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半个世纪过去了,本人终于悟出,那些大师虽为音乐家,实则为戏剧专家,是对人生有着深刻感受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把自己对生活、对人物的理解与认识变成了音乐,而音乐中包含了动人的情感和可供演员在舞台上举手投足的动作性。应该说,只要演员理解了作曲家的音乐,就可以创作出鲜明感人的人物形象。而当前看歌剧主要是听唱,演员不大注重表演和身段、动作,和五六十年代的演出之不同,在于那时演悲剧让观众哭,演喜剧让观众笑,是因为老一辈演员注重人物刻画,注重性格体现,善于交流,讲求手、眼、身、法、步所致。本人从一个完全的京戏业余爱好者成为歌剧演员,缘于对京剧的热爱。今天,又见到了诸位京剧界佼佼名家,他们运用程式之纯熟,投入情感之真切,佩服之余,又一次深感自愧不如。

小时候,人们把听京戏叫"看大戏",一个"大"字概括了人们对京戏的认识以及它的艺术价值和分量。令本人高兴的是,今天京戏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以《满江红》和《柳荫记》做展演开幕,是高明的安排。

当然也有不足,如演出用了电声扩大,有些震耳欲聋,令人遗憾。国家大剧院演《满》和《柳》二剧的戏剧剧场比歌剧剧场小,而大歌剧剧场不用电声,观众同样听得很好。这就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了。

这两年每次听歌剧,令我高兴的是多数观众是没听过西洋歌剧的,而第一次进了国家大剧院就融入了世界级的高层次欣赏。可以说每位观众都在敬聆清音,在当前通俗音乐无所不在,火爆流行的环境中,人们一下子就接受了古典艺术的欣赏形式和氛围,它培养了真正的歌剧爱好者,是文化建设中值得我们思考的好现象,也是京戏界值得参考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我国曾被国际歌剧界誉为世界上唯一普及了歌剧的国家,因为当外国专家们在中国访问时发现,我国大中城市都有专业歌剧团,每天都在演歌剧,观众满座。他们听音乐会时,每次都有大批中外歌剧选曲和咏叹调在演唱。当然那时没有电视,中国又有着去剧场看戏的传统和习惯。而票价仅仅是四角、六角、八角、一元,以致歌剧以新的内容和演唱形式,独占三百多剧种之鳌头,最受欢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歌剧和京戏一样,那时都没有电声设备。从一二百人的小戏园到专演京剧的上海大舞台(两千四百个座位)和天津中国大剧院(一千八百个座位)全无电声可用。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锻炼了演员,培养了观众。

京戏的优势——京胡、板胡、大锣能声传千米远。京戏的演唱,因声带的震动和高位置(共鸣焦点),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完全可以不用电声,以免混同于通俗唱法。加之,京戏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有代表性的舞台艺术,绝不可以用电声演唱,湮没和影响它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梅大师创造和建立起来的国际声誉。可以说,用电声演唱招待外宾,是远离高雅,不能与世界接轨,是十足的露怯。

《柳荫记》的演出,除了电声扩大外,乐队还加上了大提琴助奏,在嗡嗡作响中,使我感到,好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穿了牛仔裤,或是吃炸酱捞面加了一勺黄油,画蛇添足,它削弱了京戏的风格和特色,是对京戏乐队丰富而巨大表现力的误解和否定。

电声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成就,但不可滥用,中国声乐界出现"用话筒高手"和假唱,是声乐艺术发展的致命伤,有关领导已重视并加强管理和限制。京戏演唱,不用电声,必将提高京戏演唱艺术的身价,也会对当前声乐界不正之风产生影响。建议京剧院的领导和创作人员去大剧院听歌剧演出,定可感受到不用电声的良好效果。

世象杂谈

时间是懂得缄默的

高艳

一

和一位很有学养的老者谈话,他说,面对时间,是恐惧,因为,一切都是已知的。他这样说,因为时间于他是清晰地"有限",要接近尾声。可是,谁的时间不是有限?

可于我,未知的才会让人恐慌。

其实,时间,这样一个深而阔大的概念,谁能说得清呢。每个人,所懂得的是那么的不一样。那天,在人流来往的市中心,路边,一个行乞的老人跪坐着,我的目光落在她用黑色的绳网挽住的灰苍苍凌乱的发髻上,这样一个已很难一见的发髻,在春光明媚的上午,将我引领到时光的背面——我清晰地看到,多年前,缠足的祖母,也是盘着这样的髻,在老屋里幽暗的光线下走来走去。老屋暗湿,总是升腾着烟气,现在,我已经够不到那里了。就这样,轻易地,我泪眼模糊,在弥漫着春天的气息中,不能掩饰内心的沉郁。

很静的夜里,一曲《琵琶语》轻盈地流过,无所阻碍地萦绕,抵达身心。有谁说,"安静,但并非无声"。

其实,我一直是悲观的,以貌似的平静逃避着一些事情的发生,我知道我不能阻止,也无可辩驳,唯一的选择是一语不发。忐忑凝结在内心,宿命而笃定地无时不在。

天阴着,开了灯,又关掉,我想我是真的不习惯耀目的光亮,

时间是什么味道呢?衰老,还是年轻。我只感到它的微凉。

二

时间是懂得缄默的,比人更懂。有时,人是耐不住的,想表达。存在心里发酵的,力量会更强大,也更复杂、缜密、动荡。

坐公交车,思想溜号,坐过了站。下车,往回返。因为正待开发,这一段区域,平展、空旷、安静,倒珍惜起这样一个人的行走。应该是初春了,在风的引领下,它不是偶然路过,在深处孕育的事物,开始积蓄力量,即使我们的眼中仍残留着冬天的冰冷,四月的北方,仍逐渐庞大。

春天正在呈现。

艾略特所说:"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三

每次翻开《庄子》,是我在为自己寻找答案的时候,可总是无功而返。"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奈何",而心里那点儿执拗,终究难以放下。

长我四五十年的老人坐在我面前,她健朗、平静。对面的我,薄弱、动荡。

我问,怎么会这样好呢?

当傻子吧。

这就是她走过八十几年人生的最后答案吗?

我难以追赶上她了。突然的,很想在她身旁靠一靠,向她倾诉点什么,然后,她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知道我不会,我只能自己吞咽,那些酸涩苦甜,完整或细碎地作为生活的代价逐一品尝。我又想看一看她的生活,比照自己,一定会突显出什么,映衬我的不足。

她站起身走了,我离她是远的。可我那样想靠近她。

岁月静好,如果时光停滞不前,或许会吧。

雨很响地下着,让世界安静下来。雨隔开了很多,人,事,只让时间看着。

四

走在秋天的下午里,当我细看人来人往的时候,阳光平静轻缓地照在我的手臂上,很舒适,手贴上去,温暖的感觉。自然的气息真好,看上去,世界上并没有忧伤、哭泣和死亡。

春天,再也不能用温吞的热度安慰、满足我。春天不是留有余地,它只有这些。它还有一些要给自己,让自己的身体生长,生长成夏天、秋天、冬天。

这样逼迫自己理解,正确却无奈。

一个人在阳光里走过,一个人在阳光里反复地忘却与记忆。嘈杂无常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经过不知多久的时间我才终于相信,这是真的。

心香一瓣

水色江南 王慧芬 摄

翡翠情缘

王晋军

我当记者屈指算来,从一九八二年至今,已有二十八个年头了。多少次在外采访,都曾与翡翠玉器"擦身而过",始终未能很好地"亲密接触"一番。往事沧桑,这大概也算是人生一大憾事吧?

尽管如此,我对翡翠玉器的知识也并未贫乏到"零"的程度。

早年,我爱读诗写诗,《诗经》中就有不少关于宝玉石的吟咏。如"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桃李,报之以琼瑶",这里的"琼琚"与"琼瑶",指的就是珍贵的玉器。

曹植在《美女篇》中有"玉帛不时安"之句,这里的"玉"与"帛"一起为古代行聘之礼。《西洲曲》中的"垂手明如玉",则是以玉来形容手的白净程度。

到了唐宋明清,我国的宝玉石文化跃至高峰,灿若繁星的诗歌辞赋里出现了大量有关宝玉石的佳词绝句。王之涣在《凉州词》里吟哦"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翰在同名词里咏叹"葡萄美酒夜光杯",李商隐在《锦瑟》里感慨"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而李白以"明月珠"比喻贤能,辛弃疾则以"玉漏超超"形容时间的悠悠漫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红楼梦》里,一块神奇的"通灵宝玉"蕴涵了多少悲欢离合,多少诗情画意!其中"珍珠如土金如铁""白玉为常金作马""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真正是达到中国宝玉石诗词的极致境界!

可以说,翡翠玉器特殊与独有的品质早就根植于国人崇玉爱玉的心灵深处,玉是美好、尊贵、品质、坚贞、不朽的形象代名词。"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人们在拥有翡翠玉器的同时,也陶冶了情操,净化了心灵。

当我详细得知世界上优质翡翠玉石产于缅甸,是一九八六年在南疆执行完战地采访任务之后返回昆明的长途汽车上。那是一位专做翡翠玉器生意的老者,他邻我而坐,此方面知识颇丰富,聊起来如数家珍,精彩纷呈,算是为我"恶补"了一回这方面知识的欠缺。

传说十三世纪初,云南一位盐商从缅甸驮了一块大石头回国,这块晶莹剔透的绿石头一下子征服了爱玉的中国人。这块石头其实就是翡翠,因其色泽艳丽、质地滋润、韧性较强、硬度颇高,因而在玉石家族中被称为"硬玉",又称"玉中之王"。

十八世纪初,随着开采技术的日趋进步,翡翠才开始真正大量进入中国云南,并与其他玉石一起构成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玉器文化。明代,缅甸翡翠在中国崭露头角;清代,翡翠受到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崇和慈禧太后的百般癖爱,得到"皇家玉"的钦称,由此使得翡翠身价百倍,成为玉中极品"大哥大"。

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翡翠已与普通大众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它不仅是人们心目中一种美丽无比会说话的石头,而且带有一种神秘的信仰和寄托,人们喜玉、爱玉、玩玉,正所谓"君子无故,玉不离身",佩玉藏玉成了一种现代时尚。

一九九六年夏,我在香港采写有关香港回归的长篇纪实文学,与一位收藏家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他使我对翡翠的价值与收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由于翡翠的储量"太有限"了,据史载,从清末到一九四九年,"玉中之王"翡翠价格上涨了两百多倍,高档翠玉最甚。在香港市场上,十来万港元一件是"洒洒水"小意思,几百万港元甚至上千万港元一件珍品在拍卖行一拍就出并不稀罕。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翡翠上涨千倍不止。一时间,所有翡翠商都忙于找货,供不应求的局面让玉人们昼夜赶工。翡翠原料价格大幅上扬,高档原料日见稀缺,矿主奇货可居不急卖,众多"玉迷"被迫发出"面粉比面包贵"的感叹,真正是"高处不胜寒"啊!

让我颇感欣慰的是,在我的心灵深处,已经深深地打上东方美玉的烙印;在我所有的情缘中,翡翠情缘最能让我明白"什么是美,美是什么"。

午后红茶

向日葵

娟 子

时光不断倒退
我们乘着大风飞过玉米地
有恍惚的夜色
有在夜色中迷路的小昆虫

这些和玉米站在一起的小太阳们
是抱紧燃烧的火焰
我们之间隔着山川河流

隔着人间的冷暖无常
你的身体里盛满人间烟火:
光线、温度和尘埃
现在请允许我和你一起抒情

向天空和大地无所保留的敞开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秘密
我曾经和它们一样 内心饱满明亮

■ 中国文化报社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中心(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广告部(010)64293890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网址:http://www.ccdy.cn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115号(1-1)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00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